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全流程管理

■汪思琪

引言

军事理论研究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专业多、范围广,对资源整合、成果创新要求高。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需要健全完善管理模式,构建军事理论需求生成、科研规划计划、课题项目管理、检查监督评估、成果转化运用的全流程管理体系,通过科学高效的全流程管理把军事理论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促进军事理论研究质量效能的提升。

批准军事理论研究需求生成

军事理论研究需求生成是军事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直接关系到军事理论科研项目的成败,对于军事理论现代化建设项目实现,以及军事理论科研工作的高效管理十分重要。

为保证军事理论研究需求的科学可行,要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主动设计,渐进获取、迭代完善军事理论创新发展需求,建立健全军事理论研究需求生成机制。要坚持从国情军情出发,用战斗力标准衡量军事理论创新措施,检验军事理论创新效果,研究未来在什么环境打仗、与什么对手打仗,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种因素,以作战体系构建为主线,以形成联合作战能力为目标,形成以“战略目标—军事能力需求—军事能力现状—解决方案”为链路的军事理论需求生成机制,在研究解决增强联合作战能力需求和能力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军事理论科研项目需求论证,统合各军兵种、各领域方案建议,进行优化集成和优先排序,确定军事理论创新发展需求。深入研究为提高联合作战能力需要哪些关键军事理论,需要何种科研能力保障支撑战争胜利,以此把科研创新与提升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紧密衔接起来,不断增强军事科研发展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做好军事理论规划计划

军事理论规划计划,是一个

时期内军事理论建设发展的蓝图与依据,是保证军事理论按计划、分步骤有效实施的重要措施。加强军事理论研究管理,要不断探索规划计划的特点规律,按照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切实把规划计划制订好。

要加强以军事科研发展需求为主导科研项目规划论证,重点回答未来遂行军事任务需要什么样的科研能力、构建什么科研体系等问题,打通从作战体系建设需求到军事理论科研发展需求再到具体项目的转化链路。由需求确定科研发展规划,由规划提出科研项目任务,在一定资源条件下,从宏观到微观,从概略到具体,建立“战略—需求—规划—项目”之间合理的逻辑关系。借鉴世界军事强国相关军事理论现代化建设发展经验,打破体制机制瓶颈,使军事理论科研成果得以加速向战斗力转移转化,更快在部队推广应用,全面提升军队体系作战能力和各领域建设质量效益。

强化军事理论研究过程管理

军事理论研究过程管理,是对军事理论研究过程进行论证规划、组织研究、监督控制,以实现项目全方位、全流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综合协调与优化的系统管理过程。随着科技发展和进步,军事理论项目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复杂性也越来越强。要重点加强军事理论项目全周期各项管理机制建设,为军事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高质量地完成军事理论研

任务。注重全生命周期管理。结合军事理论科研项目实际,立足项目需求论证、规划计划、实施执行、结题验收和成果转化的生命周期,实施包括项目组织结构、资源配置、进度管控和绩效评价等环节的项目全过程管理。同时通过细化计划、方案等方式,确保各环节紧密结合,依靠先进技术实施事前控制、可视化控制、闭环控制等,及时识别和有效规避风险,形成发现纠偏和调整改进的良性循环。

强化项目群资源调控。通过实现科研装备设施、经费预算编制、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整体配置,以军事理论项目群管理为抓手,聚焦军事理论重大问题,集中优势军事理论力量集智攻关,推动军事理论研究重大突破。

健全全过程评估机制。将评估评价作为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并推进项目持续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组成公平合理的评估评价主体,制定科学实用的评估评价标准体系,通过监督评价、反馈修正、奖优罚劣等,形成“事前有目标、事中有监控、事后有评价、结果要运用”的评估体系。

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评价

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评价是显著提升军事理论科研成果价值,促进其更好地推广应用和向战斗力转化的重要手段。要科学构建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区分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研究成果,形成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

优化成果评价标准。对于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评价,首先要坚持政治标准,在政治上不能有任何问题;其次是学术标准,在观点和方法上要有新突破;再次是实践标准,在实际工作中要管用顶用;最后是技术标准,在资料使

用和文字上严谨无差错。

完善成果鉴定机制。军事理论研究成果鉴定是军事理论研究管理的重要环节,是确保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工作。要严格把握军事理论研究成果标准,明确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者在鉴定工作中的责权,厘清课题承担单位和军事理论研究管理部门责任,共同按照既定流程认真组织鉴定工作。

加强成果评比奖励。为调动和激发军事理论研究人员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创造性,多出高质量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应加强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评比奖励工作。通过制定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实施细则,明确奖励范围、评奖原则与标准、申报条件与程序等,严格组织成果评选。

促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转化

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是军事理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效果直接决定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作用。应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工作,在转化应用举措上做足文章,切实发挥军事理论成果实际运用价值。

一方面,应结合军事理论发展,制订理论成果转化应用发展具体规划,规范好理论成果转化应用工作,确保每个环节都合理高效,经得起科学检验。注重抓好成果转化应用规划落实的各项工作,提升转化应用规划的可执行性,确保把定向作用的有效发挥。

另一方面,应把成果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当作一个全过程,注重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整体性。固化理论成果转化应用各项制度措施,及时将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信息发布。要成立转化应用专业指导机构,积极完善转化应用措施办法,努力拓宽成果转化应用渠道,形成转化应用常态工作机制。

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系列谈⑤

群策集

1964年,我国自行试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由于射程不够,火箭无法满足预定目标。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给火箭多加些推进剂以增大射程。可燃料箱容积有限,难以增添推进剂,重新设计更大的燃料箱时间又不允许。就在此时,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建议减少600千克助燃剂。大家都难以理解这个“不合理”建议,只见他坚定地说:“我经过仔细计算和分析,增加助燃剂会导致导弹重量增加,反而无法达到理想的射程。”不被理解的年轻人没有气馁,他找到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大胆汇报了自已的想法。后来,钱老采纳了他的方案,导弹减少燃料后,最终成功发射。

这位以逆向思维解决火箭发射射程问题的年轻人叫王永志,后来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逆向思维,就是从反向出发考虑问题或跳出传统逻辑思维局限,逆向倒推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告诉我们,世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人们受思维模式制约,通常习惯于线性地思考问题,往往只看到事物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其另一面。逆向思维有助于打破这种传统思维定式,反其道而行之,从问题的对立面看待和解决问题。

作为国之大事,战争是血与火、生与死的激烈较量,作战双方都在千方百计地料敌思变,推动态势向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然而,战争如同同一条变色龙,最大的不可能处往往蕴含着最大的可能性;兵家之“机”有时却藏于兵家之“忌”中。对于指挥员来讲,思维方式是否灵活多变,能否正确运用逆向思维,一定程度上关乎战场上的胜负成败。纵观军事史,在战场上创造奇迹的将帅,往往其“绝招”不拘于成理、不限于定式,敢于逆向用兵。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妙摆脱对手,到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指挥部队在七亘村两次设伏、重创日寇,皆是运用逆向思维的典范。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思维一旦产生便会在长时间内建立起强有力的神经联系,形成一种特别“回路”。当面临问题时,他们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纳入特定的思维框架进行处理。然而,这种简单的模式很容易忽略掉事物某些重要特性,难以客观全面地审视事物整体,导致有时得出的结论并非最优解。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如若一成不变,形成的方案也容易千篇一律,长此以往势必会留给对手留下漏洞。用逆向思维解决作战问题,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开传统方式带来的隐患。在面对战场上的具体问题时,多从作战目的、作战对手、限制条件等角度出发反向思考,得出连贯综合的情况分析推导原因、得出结论,往往能够产生奇效。实践中,我们可以从达成作战目的出发,结合作战能力、战场环境、敌情等,反向推理出达成作战目的需要采

善用逆向思维解决作战问题

■李占良

取的战法及关键行动,再推导出各个作战力量部署、任务等;可以从对手的角度出发,预判作战中敌可能采取的战法及行动,作战发展态势等,进而形成制敌的针对性战法策略;可以从限制条件出发,针对战场环境、武器装备性能等客观因素对作战造成的影响,另辟蹊径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创造己方新的作战优势,夺得作战主动权。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逆向思维解决作战问题,是基于对作战客观情况进行理性判断之后,经深思熟虑而产生的奇思妙想,绝非天马行空般胡思乱想。运用逆向思维不是对传统方式的否定,而是在某种形式上拓展解决问题的思路。作战指挥是极其严肃的军事活动,其遵循内在的客观规律,如果脱离实际不经缜密思考而盲目追求剑走偏锋,违背普遍性的作战指导原则,不但无法实现作战目的,还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

指挥谨防盲目“从众”

■张自廉 元玉成

挑灯看剑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从众效应”,说的是当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时,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三军之势,莫重于将。”现代战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需要指挥员集思广益,凝聚众人智慧,但“集智”不能“盲从”。盲目“从众”会降低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可能会导致判断错误、决策失偏或指挥失当,进而导致战场失利。

盲目“从众”,干扰准确判断。情况判断是作战指挥的“基点”,情况判断不准确、不合理,作战指挥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应用,在提高战场“透明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战场迷雾”。现代战场,海量信息真假难辨,战场情况的冗余度更高,情况判断的难度更大。加之敌我双方侦察与反侦察的对抗激烈,受知识、精力、时效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指挥员对每一条信息都进行具体分析和研判并不现实,需要在充分吸纳作战体系中各作战要素判断结论的基础上,着眼信息化智能化战场特点,对错综复杂的信息进行缜密分析,形成判断和预见。如若盲目“从众”,就会丧失基本的分析判断能力,完全依赖部属的分析判断结论,更不用说以独到的眼光对重要目标和关键点等关键信息进行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改造,实现准确判断。

盲目“从众”,阻碍正确决策。作

战决策是作战指挥的关键,事关作战过程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走向,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作战行动结局。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瞬息万变,指挥决策涉及内容多、任务重、难度大,指挥员难以对每一个作战环节做到全程、具体关注,需在整合参谋人员的观点和建议的基础上,对不同作战方案的作战企图等进行分析评估后,作出最优决策。一旦陷入盲目“从众”,就会限制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思维的活跃度、跨度降低,很难做到牢牢担任主战场、主要力量、主要方向等作战重心,紧盯影响作战进程的关键环节,实现作战决策的最优化。

盲目“从众”,影响高效指挥。指挥控制是作战决心转化为作战行动的“途径”,指挥控制的效能决定着作战效能的发挥。无论是“兵贵神速”等古代用兵思想,还是现代的“OODA”循环理论,无不追求作战行动的快速性和突然性。信息化智能化战场,在信息传输与处理技术手段不断发展及武器装备机动打击速度不断提升的双重推动下,时间要素不断升值,这就要求指挥员的指挥控制也要不断加强,必须着眼现代战争作战指挥机理,高效协调控制信息化武器平台及部队作战与保障行动,将各个方向、各个层级、各种要素融为一体,发挥体系效能。如果指挥员自主意识不强,在从众效应作用下,就会无意识地盲目“从众”,或优柔寡断或不敢坚持正确判断,使得指挥控制时效性降低,出现作战要素优势难即时聚合、作战单元行动态势难动态调控等问题,进而影响体系作战效能的发挥。

把握智能化作战新特点

■张全礼 黄永刚

描述将越来越复杂,既包括自然、人文、电磁等传统要素,还涵盖该空间范围内的智能系统构成、信息网络体系、体系节点等新要素。此外,无形作战空间由传统的电磁空间向网络、心理等新维度拓展,与智能化作战体系的关联度更高,地位更为凸显。

突破效能域极限。智能化作战体系融合度更高,对作战目的达成的评价标准由摧毁瘫痪逐渐向有效控制转变,作战效能的释放原理也有所不同。通过智能系统的快速发布,可挖掘分析出对方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实现定向效能释放,在连锁效应过程中突破传统效能释放极限,赢得优势。通过对敌作战体系中的关键目标或节点实施精准式效能释放,使敌方指挥员、士兵乃至普通民众丧失信心,从精神层面扩大实际作战效能。

以融制散,深度融合促使体系效能涌现

智能化作战体系是一个深度融合的有机整体,在多个层次子体系的共同作用下,作战体系内部各要素深度融合,实现体系效能倍增。

全域规范协同。智能化作战体系各构成要素通过网络信息系统链接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有机整体,为战场各类信息数据铺设畅通的“快速通道”,为态势的实时共享、云平台的同步高速计算以及行动的自主控制奠定基础。为此,需统一规范作战体系中的信息格式、数据语言、网络协议等,破除体系中的隐形壁垒。科学区分体系中每个力量单元、节点的自主获取信息范围、自身行动“权限”、请求“配合”级别等,合理分配作

资源,进而提升作战体系的稳定性。

体系动态开放。智能化作战体系的高效运行需要大量的信息数据,加之对抗的动态性,需要获取实时的敌情信息,才能确保及时应变。智能化作战体系是一个高度的开放系统,可通过与外界接触的传感器、武器装备、网络节点、作战人员等采集获取各类战场信息数据,为体系运行提供数据支撑。作战体系内部系统可采用即插即用模式,各构成单元采取模块化编组,无论增加新的功能单元还是自身的单元模块变化,都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组合,实现无缝对接,形成新的体系。

自主迭代升级。智能化战争,作战体系在运行过程中需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单纯依靠制订应急措施方案或许并不现实。这就需要通过设计自主决策系统,将人类的战场经验等转化为智能系统的运行规则,通过大量的自学习演练提升智能化作战体系的灵活性、高效性。为确保系统自学习的效果,需要大量的有效数据库进行支撑,通过收集整理以往战例数据、提取演习数据、录入情报部门获取的数据等方式,最大限度提升相应数据库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以智制愚,自主释能促使对抗节奏智控

智能化作战中,在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智能算法的计算评估,能够根据敌方作战能力实时情况自主完成各个作战环节,实现实时性、聚优性和相克性的作战效能释放,获取对抗优势。

作战效能的实时性释放。智能化作战节奏极快,战机稍纵即逝,只有贴合战场态势变化实时释放作战效能,才能满

足作战对抗需求。在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云计算平台的支持,第一时间生成相匹配的作战方案,为后续相应行动的展开提供依据。在生成作战方案的同时,同步形成作战指令,并根据预设的权限规则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分发。作战力量单元依据分发的作战命令,借助智能系统快速完成任务的细化分配,按照赋予的权限作出行动反应。双方通过体系内部的高速运算不断寻求有利战机,一旦发现“有机可乘”,迅速生成应对方案,调控体系力量采取行动。

作战效能的聚合性释放。智能化作战通过网络信息系统的无缝链接,将作战体系各作战力量单元优势汇聚,实现作战效能的聚优性释放。智能系统通过高速运算评估,形成多套作战方案,可根据指挥员预设规则选出最优的作战方案。依据最优作战方案,智能系统综合考量各作战力量单元自身功能、部署位置、战斗状态、保障需求等诸多要素,生成作战力量体系构成方案并进行快速行动。

作战效能的相克性释放。智能化作战更加突出体系之间的对抗,只有根据敌情搭建作战体系组织架构,精选力量构成等,才能从整体上形成对抗优势。智能化作战中,作战目标通过科学计算筛选而出。选择目标不仅仅依据准确情报信息数据,还要通过系统的计算优化,综合考虑选择哪些目标对敌作战体系杀伤更大、更利于打击、后续对抗更具优势等因素。智能化作战对抗过程中,能够在智能系统的调配下,根据作战目标性质、威胁程度等匹配选择与其相克的作战力量单元类型及规模,快速确立打击目标。